

追忆金中学子,我们的大哥何广仁烈士



1949年5月,我们的大哥何广仁从金陵中学高中毕业,面临着升学和就业的人生选择。我们家是一个弟兄众多的大家庭,兄弟姐妹七人,父亲的收入又不稳定。大哥不久被二野军大招收革命青年入学的布告所吸引,在大哥影响下,在金陵中学读高一的二哥也决心投笔从戎。在父母的同意与支持下,两位哥哥完成了

从一名普通青年学生到革命军人的重大转变,开始了投身革命熔炉的人生岁月。

不久家中就收到了大哥寄来的第一封家信,还附了一张在岳阳楼前拍的照片。他身着整齐的军装,小腿上绑着绑腿布,精神抖擞的站着,既威武又神气,就是一名标准的战士。大哥还在信中提到,他已光荣地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又向组织表示了决心,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家中对他的进步深表高兴和光荣,并在回信中表示了对他的支持。

父亲从不主动给二位兄长去信,怕影响他们的工作和学习,但只要见到他们的来信后是一定会很快回信的。这是妈妈告诉我们的,因为给他们回信是父亲的头等大事。

1950年后他们通信就几乎中断了,父亲一直未见大哥来信,不知原因,写信去问二哥,他也不知道。直到1950年底的一天,我放学回家,看见父亲正在阅读一封来信,桌面上有一个大信封,我感觉这不是一封平常的信件。当时妈妈和几个兄弟在旁边鸦雀无声,听着父亲断断续续地念着这封信,信中通报了大哥在执行革命工作时英勇牺牲的过程。

1950年3月1日(农历正月十五),大哥和战友殷绍宏以及泸县县委的会付季三人下乡到福集乡第八队工作。行遇该队在石鸭滩遭遇二十余匪徒埋伏

袭击,并与之激战一时许,中队收到消息立即派队伍支援,消灭了匪徒,但此时大哥因受伤流血过多已光荣牺牲,另一战士身患重伤立即被送县医院抢救。信中告知大哥已被安葬在当地福集场外的冯家祠堂里,竖有木牌,上写二野军大哥广仁之墓。因此地遥远,交通不便,家人也从未去过。事过很久,我们兄弟都已退休,决定要去四川大哥的墓地去看看大哥,便让兄弟去南京市玄武区民政部门看看,能否帮我们联系一下。不久得到了当地政府回复,获悉大哥的墓地已被泸州市民政局迁移至泸州市烈士陵园。经联系,2015年,我们姐弟五人去陵园祭扫大哥,实现了多年来的心愿。第二年,我们来到大哥的母校金陵中学,与校友会的二位老师联系,追寻大哥在金陵中学读书时的足迹。学校得知有这样一位烈士校友,也感到十分的骄傲。

在金中上学的大哥身材高大,性格内敛,平时不苟言笑,是学习用功成绩优秀的进步青年。他在校还是比较活跃的,平时总看见他背着一副拳击手套往返校园,这是他热爱的一项运动。我们家与金中很有缘,1949年前两个哥哥在金中求学,1953年后我们的两个弟弟何广训和何广征又先后考取了金中,在金中美好的校园里度过了六个春秋。他们高中毕业后又都顺利考上南京大学。这一切都得益于他们的母校金陵中学给予了良好的教育,为此我们全家人都感到非常骄傲。

金陵中学建校一百三十周年即将到来,金中以像我们大哥何广仁烈士这样优秀的校友为荣,我们也预祝大哥的母校金中沿着辉煌的道路继续大放光彩!

何广文 何广杰
2017年6月8日于武汉



怀念校友李正邦院士



2017年10月24日凌晨6点,金陵中学校友、钢铁冶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正邦因病与世长辞,享年84岁。

李正邦,江苏南京人。1933年5月7日出生于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李方训和岳父刘敦桢都是中国科学院第一届学部委员(院士)。

1952年秋,李正邦由南京市金陵中学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大学6年中他学习成绩优秀,多次获得全优生称号。

1958年,李正邦被分配到冶金工业部建筑研究院装备所。1964年初调入冶金工业部钢铁研究院。1988年任钢铁研究总院炼钢研究室副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同年,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正邦同志是我国电渣冶金奠基人之一,设计并主持建设了我国第一代工业电渣炉。曾获国家发明奖3项,其他国家科技进步奖5项,部级一等奖及二等奖15项。他提出的电渣重熔提纯机理及顺序凝固理论,为电渣冶金奠定了基础。率先开拓了电渣熔铸近成形铸坯的技术。提出了采用酸性渣改钢中夹杂物形态,从而提高轴承钢疲劳寿命的新工艺,为电渣熔炼提高生产率、节能、环保、确保质量进行了大量工作,做出重要贡献。在从事科研工作之余,他发表了很多具有重要影响的文章,也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才。

李正邦同志的逝世使我国失去了一位知名钢铁冶金专家,也使我们失去了一位杰出的校友。他对祖国钢铁事业的贡献和严谨认真的学术风范,将永远铭记在金中师生心中,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

向学者,从事“西方现代设计中的中国元素”的课题研究。

近10年的游学既是丰富阅历的十年,也是艰辛跋涉的十年。有一年去瑞典参加学术会议,考察瑞典的设计教育,为了节省开支,袁熙阳订的住宿是在一条船上。一天工作后回到摇摇晃晃的船上,打开电脑整理资料,个中甘苦,冷暖自知。

袁熙阳在艺术设计史学领域长期埋头苦读,默默耕耘,严谨求实,专业素养深厚,科研能力突出。他于2006年获教授职称,2010年获博士生导师资格,是南京艺术学院校史上最年轻的博导,也是中国设计教育界最年轻的教授与博导。袁熙阳在外国设计史、现代手工艺史、物质文化、中外设计教育史、中外设计交流、中外工艺美术保护政策比较等领域,取得了大量高质量的令人瞩目的成就,成为一流的中青年学者。

四、国际视野,方法前沿

游学归国后的袁熙阳教授,是最受学生爱戴的教授。他对艺术教育事业充满着深厚的情感,他所教授的外国美术史、设计史、外国现代手工艺史等课程,是设计学院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

袁熙阳教授还是一位优秀的学者,在艺术设计史学领域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他对设计学的研究是站在文化史的高度予以思考和关照,形成了独特的设计学研究方法论,注重个案研究,而不追求宏大叙事的构建。通过对细节抽丝剥茧的分析和追问,梳理历史脉络,他所讲述的故事是如此生动而又深刻,在对问题的追问和事件描述中,冷静地揭示出历史演化的轨迹及其背后的规律。

五、成果丰硕,身正为范

袁熙阳出版专著《中国艺术设计教育发展历程研究》、《新现代主义》、《安特卫普的秘密:当代比利时前卫时装》等,其中,《中国艺术设计教育发展历程研究》是对中国艺术设计教育梳理得最为清晰的一部著作;发表了30余篇论文,大部分论文收入论文集《非典型设计史》中。他还主编了《设计学论坛》、“设计史与物质文化译丛”。

(下转2、3版中缝)

金陵中学,我的幸福在此

我和陈亦梅、张赞阳、龚秀娟、周莲瑞四位老师,都是1961年同时分配到十中工作的。时间过得真快,一年又一年,不觉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眨眼间我就到了80岁,已变成一个看东西眼睛有些模糊、说话有时张口忘词、走路腿脚也有些不便的“三有”老奴。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往日的时光,只要想起那往日的时光,我的眼睛就会发亮,感觉到全身温暖。

记得刚进十中时,我很兴奋,处处感到新鲜、好奇,有些跃跃欲试,可是做起事来却事与愿违。印象很深的是我第一次上课,给同学们讲地球的经纬度。为了给学生建立三维空间概念,我请我父亲去夫子庙买了一只西瓜(当时九月份西瓜已下市,很难买到)。谁知上课时,把西瓜一切,瓜水滴了一讲台,弄得我手忙脚乱,同学们哄堂大笑。备课方面也好不了多少。为了备好课,总是忙到深夜,后来怕打瞌睡耽误备课,我、陈亦梅和周莲瑞三人干脆轮流睡觉,彻夜备课。还有一次陈亦梅请我和周莲瑞去看歌剧《洪湖赤卫队》,刚散回到学校,校门已关,我们三人决定翻墙入内。谁知我们刚爬上墙头,就被夜间巡逻队队员发现,把我们狠狠地教训了一顿。我这才感到自己距离一个合格的地理教师、一个好的人民教师相差甚远。我决定回到学校,校门已关,拜他们为师。正是老教师们施以援手,给予无私的帮助,才使我一步步地走到今天。

我在金中从教三十多年,主要从事初、高中地理教学,做过二十几年的班主任和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等工作。我非常珍惜我从事的工作,记得1965年中科院南京地理研究所曾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是否愿意去他们所工作,我婉言谢绝了。因为这里才是我擅长又喜欢的工作,我感到非常幸福。

令我幸福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喜欢金

不仅是教导处的工作做得好,总务处配合教学也很出色。1979年的夏天,我们和上海青少年天文爱好者协会,联合举办了一次“青少年暑期天文夏令营”,为期一周。近百名师生在我校食宿,就住在原先的小礼堂内。总务处的职工们在烈日炎炎的暑期,毫无怨言,默默地为我们做后勤保障服务,深得上海师生们的好评。

令我特别感动的还有一件事。我们地理组1990年曾获得“南京市中学地理1985-1990年度课外活动成果展”一等奖,而汇报的那块大展板,美工全部是美术组许秀琴老师替我们画的。展板可以说是全市最漂亮的一块,是许老师为我们锦上添花。我感动不已,一直铭记在心。这方面的例子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细述了。

学校曾给过我不少褒奖,但这些都离不开大家对我的帮助。各位老师的热情和诚恳始终是鞭策我前进的动力。

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从来不是金钱,而是一种执着、一份真诚。那时担任班主任,没有额外津贴。我们从进校到1987年,十七年未曾加过工资,也没有什么奖金。可那时我们金中人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不计个人得失,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就是我们金中教职员工团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办好学校的精神支柱。

退休后,我常住广州。我和老伙伴们虽不常见面,可他们的一条信息,一个电话足够温暖我的心。日子越长,情谊越深,距离虽远,心灵相通。时间带走了我们的青春,却带不走往日的真情。有句话说得好,“情谊要用心才能拥有,感情要真心才能长久”。再次感谢金中大家庭多年来给我的帮助、鼓励和褒奖。祝愿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

谢佩玉(退休老师)

我们的金中回忆

在人生的长河中,我们的中学时代是在金陵中学度过的。回想起上世纪70年代,我们是从小学直接划分到金陵中学就读的,那时称南京市第十中学。

到校的第一天,映入眼帘的是梧桐树林荫道。花树丛中坐落着一栋栋西式的教学楼,有图书馆、大礼堂、小礼堂、钟楼、还有室内体育馆等等,展示出它悠久的历史,深透出岁月留下的痕迹。校园虽经历了时代的变迁,但也未曾抹去它那浓厚的文化底蕴和气息。

这里还有一支由资历很深具有丰富教学和管理经验的老教师以及正在成长的优秀年轻教师组成的教师队伍。印象中有满腹经纶的宋家淇老师、言语率真的喻旭初老师、诚恳认真的恽宗瀛老师、幽默机智的张成康老师、娇小秀美的鲁小妹老师、还有和蔼可亲的班主任陆佩珍老师等等。

在这里我们度过了自己的中学时代。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学校有革委会、工宣队和军代表三结合的领导小组,我们必须学工学农学军。每学期除了正常的文化学习外,还要安排和工农兵相结合的课程,那时的教学目标是又红又专。虽然当时还处在文革的动乱时期,但在十中,我们还是接受到了良好的文化知识和适时的政治教育。那时的工厂、农村都留下过我们的足迹。我们参加过步行至句容的野营拉练,背着背包一夜间行军几十公里;我们还去曙光机械厂学工;去十月公社学农。

在学校,实验室老师带领我们做化学、物理试验。每天下午三点钟图书馆开放,我们在那里阅读书籍,寻求更多的知识,还可以参加各种兴趣小组。我们在钟楼过团组织生活;在体育馆,我们甚至观赏过国家女排的集训。金中的各个角落都留下过我们的身影和快乐,我们在金中学习成长。金中给了我们知识和力量,培养了我们的勇敢和坚强,在那里我们度过了美好的学生时光,那是我们终生铭记的一段里程。

现在每每看到有关金中的报道,总能唤起我们美好的回忆。尽管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的学业没能得到理想的发展,但是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金中学子的情节都永存心中。就像蒲公英的种子,即使随风飘落到世界任何角落,它依然还是蒲公英。

在纪念金中建校130周年之际,我们衷心地祝愿母校:光辉历史之厚蕴,展时代先锋新华章!

周吉生、方群(1972届校友)

难以忘却的口号楼

离开金中已经有半个世纪了。岁月流逝,并未减少我对母校金中的怀念。去年我家搬到近郊新居,尽管小区绿草如茵、鸟语花香,景观迷人,但我时有一种无名的沉思与追忆,而使我魂牵梦萦、难以忘怀的还是当年在母校的历历往事,尤以优美校园中的口号楼为最。在那里我留下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最美好的幻想,还有同学之间的真挚友情。

我无限深情地眷恋口号楼,是因为我在那里度过了人生中最为宝贵的三年中学生活。那是我离开老家后的新家啊!那里的每一块砖、每一方土、每个房间,都留下了我的足迹,留下了我们那个年代的欢乐与友谊,我怎能忘却

在口号楼的那份情结?我总想留住它,留住它,总想让它重现。我在沉思中,眼前似乎又再现了我们这批无忧无虑的年轻人。每当晚自修后回到口号楼,总是一片欢腾,火热朝天,热闹得翻了天。同学们三三两两,进进出出,笑着跳着唱着,整个口号楼充满了欢声笑语。那时候同学之间团结友爱,朝气蓬勃、奋发图强,生活充满着情趣,大家全身心向往革命,没有那么多私心杂念,也不太计较个人得失。

难以忘却口号楼,是因为在那里我与同宿舍的同学建立了最纯洁的友谊。记得当时口号楼二楼是初中同学的宿舍,三楼是我们高中的天地。初来口号楼,我和高二同学苗传俊同住南头朝东的大房间。苗传俊是济南纺织企业家的儿子,山东人,生性豪爽,充满激情,他学习勤奋,对人真挚友爱。我们的书桌相对而坐,经常相互交谈,谈学习,谈友谊,谈理想。1951年他毅然放弃家庭富有的生活环境参加军干校,他就是这样一位有着崇高革命理想,为革命无私奉献的年轻人。六合的古永喜、胡松、张鸿魁也是我在口号楼较早认识的同学。他们住在我宿舍的东隔壁,我常常到他们那里去玩,相互交谈自己的理想、事业、人生。一次回母校参加

更正与致歉

2018年1月5日出版的上一期《校友通讯》存在两处错误,在此更正:

- 1、刊头期数应该为“第94期”。
 - 2、第一版头条新闻的标题更正为“校长新年贺辞”。
- 因我们审稿工作不严谨细致,给广大校友阅读本刊造成不便,特此在此真诚致歉。

张伯文(1952届校友)